



Karen Blixen

OUT OF AFRICA

走出非洲



[丹麦] 凯伦·布里克森 著

王旭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Karen Blixen

OUT OF AFRICA

走出非洲

[丹麦] 凯伦·布里克森 著

王旭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走出非洲 / (丹) 凯伦·布里克森著 ; 王旭译. —
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7.6
ISBN 978-7-201-11814-7

I. ①走… II. ①凯… ②王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
丹麦—现代 IV. ①I53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19655号

走出非洲

ZOU CHU FEIZHOU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 黄 沛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 300051
邮购电话 022-23332469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电子信箱 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 张 璐
特约编辑 秦晓华
产品经理 贺彦军
装帧设计 沈璜斌

制版印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发 行 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开 本 890×1280毫米 1/32
印 张 11.25
印 数 1-8,000
字 数 261千字
版次印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36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(021-64386496)

目录

Chapter 01 卡曼特和露露

- 002 恩贡农场 _ 019 一个土著小孩
037 我屋子里的野蛮人 _ 057 一只小羚羊

Chapter 02 农场上的枪支走火事件

- 076 枪支走火事件 _ 088 在保留区里骑马
098 瓦迈 _ 112 万扬格里 _ 127 一位基库尤酋长

Chapter 03 农场的客人

- 143 大型舞会 _ 153 一位来自亚洲的访客 _ 157 索马里妇人
168 老克努森 _ 175 一位逃亡者来到农场
183 朋友来访 _ 189 贵族拓荒者 _ 200 翼

Chapter 04 移民者笔记

- 222 萤火虫 _ 223 生命的道路 _ 225 野生动物帮助野生动物
227 埃萨的故事 _ 230 马赛保留区的鬣蜥 _ 232 法拉和威尼斯商人
234 伯恩茅斯的上流人士 _ 234 关于骄傲 _ 235 牛
238 两个种族之间 _ 239 战时远行 _ 245 斯瓦希里语的数字系统
247 “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走” _ 249 月食
249 土著人和诗 _ 250 关于千年纪念 _ 251 基托什的故事
255 一些非洲鸟 _ 258 潘尼亚 _ 260 埃萨的死 _ 264 土著人和历史
266 地震 _ 268 乔治 _ 269 凯吉科 _ 269 长颈鹿去汉堡
273 在动物展览上 _ 276 我的旅伴们 _ 277 自然主义者和猴子们
278 卡罗门亚 _ 281 普兰·辛格 _ 284 一件奇怪的事情 _ 287 鸚鵡

Chapter 05 永别了，我的农场

- 291 艰难时世 _ 303 基纳恩朱的死
311 山中坟墓 _ 326 我和法拉变卖农场 _ 342 永别

Chapter 01

第一章 | 卡曼特和露露

恩贡农场

在非洲的恩贡山脚下，我有一座农场。恩贡山向北绵延一百多英里¹，赤道在这儿横贯而过。农场海拔超过六千英尺²。这儿的早晨和傍晚晴朗安谧，能见度极高。白日里，你会觉得自己站得很高，太阳近在咫尺。到了深夜，则气温骤降，清冷无比。

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，恩贡山呈现出一幅地球上绝无仅有的风景画卷。这里的土地并不肥沃，也没有繁茂的植被，好似一片被净化过的非洲土地，飘浮在六千英尺高空中，散发着浓郁的非洲气息，凝聚了非洲大陆的精华。整体色调干黄焦黑，酷似陶器的色彩，零落散布着一些高大的树木。树木的叶子单薄脆弱，树冠的形状与欧洲的不同，不是弓形或圆形的，而是层层叠叠地向水平方向延伸，看起来有点像棕榈树，又像是一艘艘马上要扬帆远航的帆船，全部笼罩在一种浪漫的英雄气概中。如果是一片树林，林子的边缘就会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形态，远远看去，好像整片树林都在轻轻地颤抖。光秃秃的老荆棘树弯弯曲曲地散落在辽阔的草地

1. 1英里约等于1.6千米。

2. 1英尺约等于0.3米。

上；草儿散发着芬芳的香气，闻起来很像百里香和桃金娘，有时候味道特别浓烈，几乎有些冲鼻子了；花儿都小小巧巧的，像是长在小山包上一样。不论是草地上的，还是原始森林里匍匐植物和藤蔓上的花儿，都是如此。只有在长雨季开始的时候，才会有硕大的百合花骤然开放，散发出浓郁的香气。站在这片土地上，视野极其开阔，你看到的一切都显得非常伟大、非常自由，给人一种无与伦比的尊贵感。

天空，是恩贡山的主要特色，也是在这儿生活的独特魅力所在。蓦然回首在这片非洲高地上的旅居生活，心中会陡然生出这样的感觉：我可是在空中生活过一段时间啊。这儿的天空永远都是淡紫或淡蓝色。天空的蓝蕴藏着勃勃生机，把不远处的山脉和树林都涂上一层鲜活的深蓝。大团大团轻盈的云朵在高空飘浮游移，不断变幻出各种形状。正午时分，大地上的空气开始躁动，像熊熊燃烧的火焰，又像潺潺流动的溪水，闪烁着，起伏着，发出灼灼光芒，映照着万事万物，在天空中变幻出各种宏伟壮观的海市蜃楼。身处这样的高空，整个人都会呼吸顺畅，踌躇满志，身心轻松。每当早晨醒来，你会想：我来了，这里就是我应该生活的地方。

恩贡山连绵悠长，自北向南一路延伸，四座主峰宏伟庄严，犹如静立在高空中的深蓝海浪。山体海拔八千英尺，东部高出周围国家两千英尺，西部陡然下跌，垂直跌入东非大裂谷中，山势险峻无比。

风常年从东北偏北的方向吹来，然后一路向下抵达非洲和阿拉伯半岛海岸，那儿的人们把这种季风称为“东风”，古以色列国王所罗门的爱骑就叫这个名字。站在这里，你能感到劲风扑面而来，好像地球母亲正带着你飞向太空。恩贡山正面迎风，山坡是滑翔机起飞的绝佳之地。乘着风势，滑翔机可以不断上升，最终越过山

巅，冲向云霄。云朵也随着风飘浮而来，或撞向山腰，环绕周围，久久不愿离去；或被山尖捉住，瞬间消散，化为雨水落入大地；或选择高空航线，远远地避开山脉，向西飘浮，最终在大裂谷炙热的大漠上空消散。很多次，我从家里出发，一路追随着这支庞大的游行队伍，然后惊奇地看着它们骄傲地向前飘移，越过山巅，然后很快融入碧蓝的天空，消失无踪。

自农场远眺，山峰在一天里可谓千变万化，多姿多彩。有时，它们似乎近在咫尺，有时却又好像远在天边。傍晚，天色渐渐暗下来，凝望群山，你会看到天空中有一条细细的银线，勾画出黑色山脉的轮廓。等到夜幕降临，你会感觉四座主峰变得平整、圆润了许多，好像群山正在把自己拉平，正在向四周蔓延。

站在恩贡山上，你能看到世界上绝无仅有、独一无二的美丽风景。南边，是野生动物王国里的大平原，平原一望无际，一直延伸到乞力马扎罗山；东边和北边是平缓的小山坡，山坡后面是原始森林，看起来很像是城市里的公园。基库尤人保留区也坐落在这个方向。保留区地势崎岖不平，一直向肯尼亚山绵延，一共有一百英里，中间散布着玉米田、香蕉林和草地，远远看去像是一块块的小马赛克。保留区里有很多村落，村落里的屋顶都是尖尖的，看起来像是一个个鼯鼠丘，时不时会有蓝色的炊烟从这间或那间房子的屋顶上飘出。西边则陡然跌落，是典型的非洲低地国家地貌，干燥荒凉，极似月球表面。在这一地带，可以看见深褐色的沙漠，沙漠中间零落散布着一簇簇荆棘，远远看去像是一个个小小的斑点；也有弯弯曲曲的河床，上面有暗绿色的小径蜿蜒穿过，那是一片片小树林；树林里长着含羞草似的树木，树枝向四处伸展，树干有长刺，像钉子；也能看见仙人掌；还有长颈鹿和犀牛，这里是它们的家园。

走下恩贡山，步入山间，你会发现，这里地势开阔、风景优美，而且充满神秘。这里的地形变化多端，有长长的山谷，有茂密的丛林，有绿色的山坡，有林立的峭壁。甚至在某座高高的主峰下，还能发现一片竹林。山涧散落着清泉和泉眼，我曾在它们附近露营过。

我在非洲的时候，山里还有大羚羊和犀牛。当地的老人说，以前这里还有大象出没。恩贡山没有全部被划入野生动物保护区内，这一直让我觉得很遗憾。保护区的边界是南边主峰上的灯塔。随着殖民地的繁荣发展，首都内罗毕逐渐成了一座大都市。恩贡山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举世无双的内罗毕野生动物公园的，但我在非洲的最后几年里，每逢周日，就会有大量年轻的内罗毕商贩骑着摩托车冲进山里，看见什么就杀什么。慢慢地，体型较大的动物就被迫离开恩贡山。它们穿过荆棘丛生的灌木林和石头地，向南方迁徙去了。

在恩贡山的山脊和四座主峰峰顶上走路相当轻松。这儿的草矮矮的，很像草坪，偶尔会看到灰色的石头蹿出草地，露在外面。一条地势平缓的、狭窄的之字形小径沿着山脊爬向峰顶，之后又蜿蜒而下。一天清晨，我在山间露营。当我沿着这条小径往前走的时候，竟然发现了一群大羚羊的新鲜粪便和脚印。我想，这些性情温和的大体型动物应该是在日出时分就来到了这儿。它们排着长长的队伍，向前逶迤而行，应该是为了爬到峰顶，去俯瞰两侧山峰下的大地吧。除了这个，真想不出它们会有什么别的目的。

我们在农场种咖啡。但这儿的海拔对于咖啡来说有点高，不太适宜它们生长。因此，我们从来没有因为种咖啡而变得富有，反而每天都被各种关于咖啡种植的事务缠身，似乎每分每秒都有事情要做，而且无论我们怎么努力，都赶不上工作的脚步。

但是，能够在一片地形极不规则的荒凉土地上，看到这么一大片根据种植规律生长着、铺展着的咖啡，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当年，我在非洲大陆上空飞翔，从空中慢慢熟悉着咖啡园的样子，内心充盈着骄傲和自豪。它们静静地躺在灰绿色的大地上，显得那么苍翠青葱。此时，我才意识到，人类是多么地热爱几何图形。内罗毕周围所有的村庄，尤其是北部，都被咖啡园覆盖。生活在这儿的的人们天天思考着，讨论着咖啡的种植、修剪和采摘，晚上躺到床上，还要考虑怎么发展壮大自己的咖啡工厂。

种植咖啡是一项长期的工作。在瓢泼大雨中，年轻的你满怀希望从温室里搬出一箱箱亮闪闪的咖啡苗，和农场上的工人们一起，把它们整整齐齐地栽进已经提前挖好的、早已湿漉漉的坑里，然后拾起掉落在地上的灌木枝，为幼苗搭上厚厚的凉棚，防止日光暴晒。要知道，享受阴凉可是幼小东西们的特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对咖啡的收成一定有很多想象，但现实并不如你所想。首先，咖啡成熟挂果需要四到五年的时间。挂上果之后，又可能会有大旱或病虫害。其次，咖啡园里可能会到处长满野草，它们会在园子里肆无忌惮地生长。有种野草叫“黑杰克”，它的果壳又长又粗糙，从它们中间走过，衣服和袜子上就会粘上很多。再次，在地里栽咖啡苗的时候，有一些苗可能会种不好，主根会弯曲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咖啡树刚刚开花就会死掉。另外，一般人可能只会种六百棵咖啡树，我却种了六百英亩¹。我的老黄牛日日拉着耕耘机，行走在一行行咖啡树中间，爬上高坡，再下来，就这么走过上千英里，耐心等待着即将到来的犒赏。

1. 1英亩约等于0.004平方千米。

种植园里也有美不胜收的时候。当雨季来临，咖啡树开花时，在毛毛细雨中，在薄雾的笼罩下，好似有一团白垩云飘浮在六百英亩的土地上，那景象真是美得摄人心魄。咖啡花味微苦，闻起来颇似黑刺李花儿的味道。咖啡果成熟后，整个咖啡园就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。男人、女人和被称为“托托”的孩子们全体出动，一起采摘咖啡果。然后，他们再用马车和手推车把果子运到河边的加工厂。虽然工厂里的机器经常出问题，但因为它是我们自己设计建造的，所以我们对它还是很满意的。有一次，一场大火把工厂烧了个精光，我们就又重新建造了一座。工厂里有巨大的咖啡烘干机。它转啊转啊，咖啡豆在它硕大的铁肚子里发出隆隆的声音，听起来像是海浪在冲刷海滩上的鹅卵石。有时，咖啡豆会在午夜被烘干出炉，此时的场面可谓美丽壮观，令人惊艳：厂房高大壮观，本来漆黑一片，此时亮起了数不尽的防风灯；灯光下，有蜘蛛网和咖啡壳在厂房里飘荡飞扬；无数黑色面孔围在烘干机的周围，虽然满是焦灼，但也神采奕奕、容光焕发。此时此刻，我们的工厂宛如埃塞俄比亚人耳垂上的宝石，在非洲大地浩瀚的夜幕中，闪闪地发出耀眼的光芒。咖啡豆被烘干后，会经过手工剥壳、分级、挑选的一系列程序，然后再被装入麻袋。工人们再用马具商用的针把麻袋口缝起来。

最后，清晨天色未亮时，马车会驮着这些麻袋前往内罗毕火车站。我躺在床上，能听到马车出发时的声音，还会听到工人们的吵吵嚷嚷和喋喋不休。每辆马车上高高地堆着十二包咖啡麻袋，总重大约有一吨，由十六头牛拉着，沿着工厂所在的山路向上爬去，目的地是内罗毕火车站。赶车人在马车边上跟着马车往前跑。还好，他们只需要爬一段向上的山路，因为我们的种植园要比内罗毕城高出上千英尺。想到这一点，我由衷地感到开心。傍晚时分，我走出

屋子，就能看到回程的队伍——疲惫的牛儿们脑袋低垂，由一个神态萎靡的小托托牵着，走在马车的前面。马车空空的，后面跟着几乎虚脱的赶车人，他们拖着鞭子，走在马车后的尘土中。到了这一步，我们已经完成了咖啡种植的所有工作。在这之后的一两天内，咖啡豆就会在海上旅行了。而我们在这段时间能做的，就是祈祷它们在伦敦卖出个好价钱了。

我共有六千英亩土地，除了咖啡园，还有大片闲置。这些闲置的土地中，有一部分是原始森林，还有一千英亩是非法棚户¹的土地，他们把这片土地称为“他们的香巴田²”。这些非法棚户是非洲的原住民，他们和家人一起占据着某个白人农场主的几英亩土地，每年为主人工作一些日子，作为回报。但我农场上的非法棚户们可不这样看待自己和白人们的关系，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及其父辈都在这片土地上土生土长。在他们眼里，很可能我才是他们田产上的非法棚户，而且占据的土地更大更多。他们的田地要比农场上的其他地方更有生机和活力，会随着四季的变化而变化。当你走在被踩得硬硬实实的狭窄小径上，两侧的玉米像高大的绿色军团，没过你的头顶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成熟的时候会被收割。豆子成熟之后，女人们就会收割集中，然后使劲敲打，最后把豆茎和豆荚堆在一起焚烧。于是，在某个季节，你就能看到有细细的蓝色烟柱从农场的这儿或那儿冒出来。基库尤人还会种红薯。红薯的叶子长成藤条状，在地上匍匐蔓延，看起来就像是一大片纠缠交错的厚垫子。他们也种各种各样的大南瓜，这些南瓜或黄或绿，上面带着很多斑点。

1. 在非洲殖民地时期，大批缺乏可耕地的黑人农牧民移居到白人农场主的地产上占有土地，向白人农场主缴纳实物或货币。

2. 原文为斯瓦希里语，意思是“田地”。

在基库尤人的香巴田里行走，你首先看到的会是某位矮小老妇的臀部，她挥动着耙子在地里劳作，看起来像是一只鸵鸟把头埋入了沙地里。每个基库尤家都有几座小小的圆形尖顶小屋或石头屋，屋与屋之间的空地上总是很热闹，这儿在磨玉米，那儿在挤羊奶，孩子们和小鸡们一起到处跑。空地上的地面被踩得实实的，硬得像水泥一样。傍晚时分，当天空还是蔚蓝色的时候，我会提起猎枪，去他们周围的红薯地里打一种叫鸡鹑的野禽，还会看到欧鸽站在树上咕咕地大声歌唱。这些树的树干高高的，开着穗状的花朵，曾经是覆盖整片农场的原始森林的一部分，现在却零零落落地散布在香巴田中。

农场有几千英亩草地，草都长得很高，大风来时，它们像海浪一样匆忙地向远处奔跑、逃窜。基库尤牧童常常在这里放牧。天气转冷时，他们会从家里带来一个柳条篮子，里面装着煤块，然后到草地上烧煤取暖。有时就会引来漫山大火，这对牧场来说可是一场大灾难。干旱时节，会有斑马和大羚羊来到这片草场。

我们归内罗毕城管辖。内罗毕坐落在十二英里外的一片平原上，周围群山环抱。城里有政府大厦和其他中央办公机构，官员们就在这些办公楼里管理着整个国家。

一座城市不可能不影响一个人的生活。不管你觉得它是好是坏，它都像是精神领域里的万有引力，深深吸引着你。夜晚，内罗毕上空笼罩着一层薄雾，闪闪发光，从农场都能看得到。看着它，我就会思绪远游，回忆起欧洲的那些大城市。

刚到非洲的时候，肯尼亚还没有汽车。所以，每次去内罗毕，我们或是骑马，或是套上六头骡子，赶上马车去。到了城内，我们把马或骡子拴在一个叫“高地运输”的旅店的马厩里。那时候的内

罗毕杂乱无章，能看到漂亮的新型石头建筑，也能看到满是波纹铁皮的商铺、办公楼和小平房的街区；街道两侧的桉树长长地向前延伸，空荡荡的路面上尘土飞扬；法院、本地事务部和兽医部的办公楼都是脏兮兮的，真是佩服这里的政府官员，竟然能在这些熔炉一样的小黑屋里处理任何事务。

但它毕竟是一座城。在这儿，你能买到各种东西，能听到各种各样的新闻，能在饭店里享用午餐和晚餐，还可以去俱乐部跳舞。这里生机盎然，像奔腾的流水一样充满活力，像所有年轻的生命一样时时刻刻都在成长，每一年都有新的变化。即使只是出去游猎一段时间，你都能感受到这种变化。一座富丽堂皇、豪华气派的新政府大楼落成了，还配有精致的舞厅和漂亮的花园；几座大酒店拔地而起；各种农业展览、花卉展览令人印象深刻。内罗毕说：“尽情地享受我，享受好时光吧。我们不会再在如此年轻的时候相遇了。抛去一切束缚，让我们一起贪婪地享受吧。”我和内罗毕是心灵相通的。有一次，我在街道上开车的时候，突然就有了一种感觉，觉得如果没有内罗毕的这些街道，整个世界就不存在了。

内罗毕的原住民和有色人种移民所生活的城镇比白人的城镇大得多。斯瓦希里市位于通往穆海咖俱乐部的路上。它的名声不太好，肮脏艳俗，却始终充满活力，几乎每一秒钟都会有事情发生。这里的居民把装煤油的罐子砸平，搭建起房屋，房屋上有着各种斑驳的锈迹，看起来很像珊瑚石，就在这样僵硬的石化结构中，高级文明的精神逐渐消失了。

索马里市离内罗毕很远。我想，这大概是因为他们要把妇女们藏起来的缘故。我在非洲的时候，有几个漂亮的索马里女人几乎全城闻名。她们聪慧迷人，就住在集市区，给内罗毕的警察们带来了

不少麻烦。但普通的索马里女人可都是忠厚老实、规规矩矩的，从来不会到城里抛头露面。在索马里市，四面都有大风吹来。街上光秃秃的，毫无遮阴之物，到处尘土飞扬。这样的环境一定会让索马里人想到自己家乡的沙漠。但欧洲人可不一样，即使他们几代人都住在这里，也不能像索马里这个游牧民族一样，完全无视周围的环境。这儿的房屋毫无规则地散布在光秃秃的地上，好像是用一蒲式耳¹的四英寸²长铁钉钉在一起的，看起来很不牢固，只能支撑一个星期。但当你走进这些房屋，你会发现，室内整洁清新，弥漫着浓郁的阿拉伯熏香。房间的地上铺着雅致的地毯，墙上挂着精美的帘幔，还摆着各种铜器、银器，以及刀刃锋利、带着象牙刀柄的宝剑。索马里女人们高贵优雅，热情快乐，笑起来像银铃一般。我有一个索马里仆人，名字叫法拉·亚丁。在非洲的时候，他一直跟在我左右。因为他，我在索马里村落里就像回到家一样悠闲自在。我参加过村里的很多宴会。索马里人的婚礼隆重盛大，带有强烈的民族风情。有一次，我以贵客的身份进入新房参观。新房的墙上和婚床上都挂着各种古老的编织物和绣品，微微地发着光芒。新娘有一双乌黑的眼睛，身体拘谨僵硬，穿着沉重的绸衣，头上挂满了金饰品和琥珀，看起来好似某个元帅的权杖。

肯尼亚的索马里人都是牲口贩子和商人，他们在村里养了一些小灰毛驴和骆驼，用来驮运货物。骆驼出自沙漠，它们傲慢坚韧，能够忍受人世间所有的苦难，像仙人掌，也像索马里人。

索马里各部落之间存在严重的纷争，这给他们带来很大麻烦。不过，他们对这件事的感受和看法与局外人不一样。法拉属于哈布

1. 容量单位，1蒲式耳约等于35.2升。

2. 1英寸约等于2.54厘米。

尔·尤尼斯部落，在部落纷争方面，我自然是站在他这一边。有一次，索马里市的杜尔巴·汉蒂斯和哈布尔·查奥罗之间发生了大规模枪战。当时枪声不断，还有人放火，造成十到十二个人死亡。最后政府介入，枪战才停止。法拉在部族里有一位年轻的朋友，名字叫赛伊德。这个小伙子文质彬彬的，常到我们的农场找法拉。仆人们有一天告诉我，赛伊德去拜访一个哈布尔·查奥罗部族的家庭，刚好碰到一个暴怒的杜尔巴·汉蒂斯族人。这个人向墙上乱放枪，子弹穿墙而过，刚好射中了赛伊德的腿部。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我心里感觉很难过，就去安慰法拉，他生气地大喊：“什么，你说赛伊德？他的命真大。真想不通，他为什么非要跑到一个哈布尔·查奥罗人家里去喝茶？”

内罗毕市场区的大型商业中心全部被印度人占据。像杰范吉、苏莱曼·弗吉和阿利迪娜·维斯拉姆这些印度大商人，都在城郊置办有小别墅。他们偏爱石雕式的楼梯、栏杆和花瓶。所用材料是从肯尼亚质地松软的石材上切割下来的，有些粗制滥造，看起来很像小孩子用粉红色玩具砖搭建出来的。就连茶餐派对上的印度糕点都是雕花式的，和他们的别墅一样。他们经常在花园里举办茶餐派对。印度人聪明、文雅，爱四处游历，但非洲的印度人都是贪婪的商人，面对这样的人时，你根本不知道他只是个普通人，还是一个公司的头目。我曾经去过苏莱曼·弗吉的家。有一天，我竟然在他家的商铺大院里发现他们在降半旗。我赶紧问法拉：“苏莱曼·弗吉去世了吗？”“半死不活了。”法拉回答。“难道他们在半死不活的时候下半旗？”我又问。“苏莱曼死了，可弗吉还活着。”法拉说。

接管农场之前，我非常喜欢打猎，也常常出去游猎。但接管农